

流 行 成 为 经 典



经 典 铸 就 永 恒

品味名家经典散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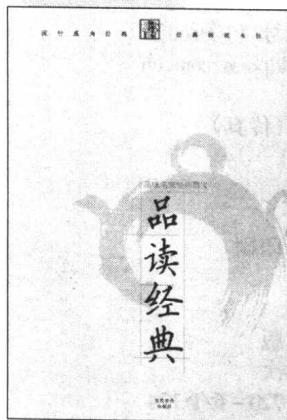
品读经典

当代世界
出版社

品味名家经典散文

品读经典

滕浩选编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流 行 成 为 经 典



经 典 铸 就 永 恒

责任编辑：高玉琪
封面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品读经典/滕浩选编 . —北京：当代世界出版社，2004.5

ISBN 7 - 80115 - 720 - 6

I . 品… II . 滕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176 号

本书版权和有关事宜由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代理

电话：010 - 82357056 传真：010 - 82357055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编务电话：(010) 83907528
发行电话：(010) 83908410 (传真)
 (010) 83908408
 (010) 83908409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
印 张：20.25
字 数：510 千字
版 次：2004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04 年 9 月第 1 次
书 号：ISBN 7 - 80115 - 720 - 6/I·134
定 价：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！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鲁 迅 | 人生论 | (1) |
| |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| (8) |
| | 人生百态 | (10) |
| 邹韬奋 | 自觉与自贱 | (16) |
| 夏丏尊 | 命相家 | (18) |
| 林觉民 | 与妻书 | (22) |
| 李大钊 | “今” | (24) |
| 许地山 | 落花生 | (28) |
| 叶圣陶 |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..... | (30) |
| 梁遇春 |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| (34) |
| 林语堂 | 人生的乐趣 | (37) |
| 茅 盾 | 风景谈 | (43) |
| | 白杨礼赞 | (48) |
| 郁达夫 | 钓台的春昼 | (50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| 故都的秋 | (57) |
| 王统照 | 青岛素描 | (60) |
| | 芦沟晓月 | (72) |
| 徐志摩 | 翡冷翠山居闲话 | (76) |
| | 我所知道的康桥 | (79) |
| 丰子恺 | 渐 | (88) |
| | 庐山面目 | (91) |
| 朱自清 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 (95) |
| | 背影 | (103) |
| | 荷塘月色 | (105) |
| 郑振铎 | 海燕 | (108) |
| | 宴之趣 | (111) |
| 老舍 | 济南的冬天 | (116) |
| | 想北平 | (118) |
| 瞿秋白 | 一种云 | (121) |
| 俞平伯 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 (123) |
| |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| (130) |
| 冰心 | 一只木屐 | (135) |
| | 病榻呓语 | (137) |
| | 小桔灯 | (138) |
| 沈从文 | 街 | (141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| 鸭窠围的夜 | (145) |
| 钟敬文 | 西湖的雪景 | (152) |
| 张恨水 | 五月的北平 | (159) |
| 梁实秋 |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| (163) |
| 巴 金 | 海上的日出 | (166) |
| | 怀念萧珊 | (167) |
| 艾 芜 | 人生哲学的一课 | (180) |
| 叶灵凤 | 北游漫笔 | (197) |
| 李广田 | 山水 | (203) |
| | 花 潮 | (207) |
| 李健吾 | 雨中登泰山 | (211) |
| 吴组缃 | 村居记事二则 | (216) |
| 陶 铸 | 松树的风格 | (226) |
| 柯 灵 | 龙年谈龙 | (229) |
| | 故园春 | (234) |
| 钱钟书 | 窗 | (238) |
| 杨 绛 | 隐身衣 | (242) |
| 季羨林 | 幽径悲剧 | (247) |
| |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| (251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杨 肇 | 茶花赋 | (263) |
| 刘白羽 | 长江三日 | (266) |
| 秦 牧 | 社稷坛抒情 | (275) |
| 汪曾祺 | 葡萄月令 | (281) |
| | 桃花源记 | (287) |
| 林斤澜 | 春风 | (292) |
| 峻 青 | 雄关赋 | (294) |
| 宗 璞 | 燕园石寻 | (301) |
| 王 蒙 | 凝思 | (304) |
| | 在声音的世界里 | (311) |
| 陈早春 | 家乡的小桥 | (314) |
| 冯骥才 | 珍珠鸟 | (318) |
| 余秋雨 | 一个王朝的背影 | (320) |
| | 流放者的土地 | (339) |
| | 历史的暗角 | (358) |
| 梁 衡 | 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？ | (378) |
| 云 杉 | 呼伦贝尔杂拾 | (384) |
| | 边行手记 | (394) |
| | 鄂尔多斯拾絮 | (397) |
| 金克木 | 文化问题断想 | (400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张承志 | 清洁的精神 | (403) |
| 史铁生 | 我与地坛 | (416) |
| 贾平凹 | 弈人 | (435) |
| | 白浪街 | (439) |
| | 秦腔 | (447) |
| 马丽华 | 天界梵音《阿姐鼓》 | (454) |
| | 当春天的音讯即将抵达 | (459) |
| 萧乾 | 鼓声 | (466) |
| 铁凝 | 河之女 | (470) |
| 刘成章 | 安塞腰鼓 | (476) |
| 王英琦 | 大唐的太阳，你沉沦了吗？ | (479) |
| 毕淑敏 | 无胆之人 | (483) |
| 李元洛 | 汨罗江之祭 | (491) |
| 林非 | 浩气长存 | (499) |
| 张立勤 | 痛苦的飘落 | (509) |
| | 树中的女人 | (513) |
| 王开林 | 入世之惑 | (518) |
| 吴伯萧 |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| (523) |
| 张中行 | 姑苏半月 | (527) |

- 唐 疊 寻梦人 (534)
- 袁 鹰 徽州如梦如醉 (541)
- 邓友梅 漫话北京 (544)
- 丛维熙 美容的阴阳学 (549)
- 邵燕祥 文化的雅俗与精粗 (551)
- 蒋子龙 精卫的震撼 (554)
- 张抗抗 牡丹的拒绝 (558)
- 曹文轩 背景 (562)
- 圣坛 (567)
- 闲话读书 (572)
-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(578)
- 张 炜 融入野地 (591)
- 扎西达娃 聆听西藏 (605)
- 赵丽宏 日晷之影 (611)
- 朱以撒 时光堆积的地方 (616)
- 周国平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(623)
- 何向阳 大禹的寂寞 (626)
- 洁 尘 杜拉斯·爱情·语录·暴力倾向 (630)
- 吴祖光 万里长城断想 (636)

魯　迅

人 生 论

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。做梦的人是幸福的；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，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。你看，唐朝的诗人李贺，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？而他临死的时候，却对他的母亲说，“阿妈，上帝造成了白玉楼，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。”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，一个梦？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，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，死的高兴地死去，活的放心地活着。说诳和做梦，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。所以我想，假使寻不出路，我们所要的倒是梦。

但是，万不可做将来的梦。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，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，因为要造那世界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。他说，“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，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？”有是有的，就是将来的希望。但代价也太大了，为了这希望，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的感到自己的苦痛，叫起灵魂来自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。惟有说诳和做梦，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。所以我想，假使寻不出路，我们所要的就是梦；但不要将来的梦，只要目前的梦。

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。譬如现在似的冬天，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，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，否则

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。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，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，然而倘叫我挑选，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，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。

人们因为能忘却，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，也因为能忘却，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。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，仍然虐待儿媳；嫌恶学生的官吏，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；现在压迫子女的，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。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，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 notebook 来，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，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。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，取来一翻，看见上面有一条道，“我想到中央公园去”，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。别的事也一样。

无论从那里来的，只要是食物，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，承认是吃的东西。惟有衰病的，却总常想到害胃，伤身，特有许多禁条，许多避忌；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，例如吃固无妨，而不吃尤稳，食之或当有益，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。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，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，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。

“犯而不校”是恕道，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”是直道。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：不打落水狗，反被狗咬了。但是，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。

俗话说：“忠厚是无用的别名”，也许太刻薄一点罢，但仔细想来，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，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。譬如不打落水狗说，其成固大概有二：一是无力打；二是比例错。前者且勿论；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：一是误将

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，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，于是视同一律，结果反成为纵恶。

现在的社会，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。再过几时，还要分不清“做不到”与“不肯做到”的区别，要将扫除庭院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。理想家说，这花园有秽气，须得扫除，——到时候，说这宗话的人，也要算在理想党里，——他却说道，他们从来在此小便，如何扫除？万万不能，也断乎不可！

那时候，只要从来如此，便是宝贝。即使无名肿毒，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，也便“红肿之处，艳若桃花；溃烂之时，美如乳酪”。国粹所在，妙不可言。

做了人类想成仙；生在地上要上天；明明是现代人，吸着现在的空气，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，僵死的语言，侮蔑尽现在，这都是“现在的屠杀者”。杀了“现在”，也便杀了“将来”。——将来是子孙的时代。

暴君治下的臣民，大抵比暴君更暴；暴君的暴政，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。

中国不要提了罢。在外国举一个例：小事件则如 Gogol 的剧本《按察使》，众人都禁止他，俄皇却准开演；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，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。

暴君的臣民，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，他却看着高兴，拿“残酷”做娱乐，拿“他人的苦”做赏玩，做慰安。

自己的本领只是“幸免”。

从“幸免”里又选出牺牲，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，但谁也不明白。死的说“阿呀”，活的高兴着。

人们有泪，比动物进化，但即此有泪，也就是不进化，正如已经只有盲肠，比鸟类进化，而究竟还有盲肠，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。凡这些，不但是无用的赘物，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。

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，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，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。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，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。

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。但临死之际，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？无泪的人无论何时，都不愿意爱人下泪，并且连血也不要：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。

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，比被杀在“人不知鬼不觉”的地方快活，因为他可以妄想，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。但是，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，于他并无不同。

杀了无泪的人，一定连血也不见。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，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：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。

死于敌手的锋刃，不足悲苦；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，却是悲苦。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，战友乱发的流弹，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，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。

仰慕往古的，回往古去罢！想出世的，快出世罢！想上天的，快上天罢！灵魂要离开肉体的，赶快离开罢！现在的地上，应该是执着现在，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。

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。这都是现世的仇雠，他们一日存在，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。

先前，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，沉默过了，呻吟过了，叹息过了，哭泣过了，哀求过了，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，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。

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不

可救药的民族中，一定有许多英雄，专向孩子们瞪眼。这些孱头们！

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，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，并且想：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。因为愤怒只是如此，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，——而且还要愤怒二世，三世，四世，以至末世。

夏天近了，将有三虫：蚤，蚊，蝇。

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，问我三者之中，最爱什么，而且非爱一个不可，又不准像“青年必读书”那样的缴白卷的。我便只得回答道：跳蚤。

跳蚤的来吮血，虽然可恶，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，何等直截爽快。蚊子便不然了，一针叮进皮肤，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，但当未叮之前，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，却使人觉得讨厌。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，那可更其讨厌了，幸而我不懂。

约翰弥耳说：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。我们却天下太平，连冷嘲也没有。我想：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，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。大家渐渐死下去，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，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。

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，就先该敢说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骂，敢打，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！

现在，从读书以至“寻异性朋友讲情话”，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。但我想，责人太严，也正是“五分热”的一个病源。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——例如不买英日货——来履行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，倒不如也

看书也履行至五年，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，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，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。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，其一是“不耻最后”。即使慢，驰而不息，纵令落后，纵令失败，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。

预言者，即先觉，每为故国所不容，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，大人物也时常这样。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，必然死掉，或者沉默，或者不在面前。

总而言之，第一要难于质证。

如果孔丘，释迦，耶稣基督还活着，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。对于他们的行为，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。

所以，如果活着，只得迫害他。

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，人们都称他伟人时，他已经变了傀儡了。

有一流人之所渭伟大与渺小，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。

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。因为不易相通，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，甚至于还当作快乐。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，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“死之恐怖”，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，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。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，总是先仆后继者，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，但人们的未经“死之恐怖”，即不容易为“死之恐怖”所慑，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

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，以时间的流驶，来洗涤旧迹，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，又给人暂得偷生，维持着这似人非

人的世界。

我们总是中国人，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，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，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，受修补了又破坏的生活。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。我们所可以自慰的，想来想去，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。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，有存在，便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便是光明。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，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。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，一灭亡，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，它不永久。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，并且总要光明起来；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，为光明而灭亡，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，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。

家庭为中国之基本

中国的自己能酿酒，比自己来种鸦片早，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，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。唐宋的踢球，久已失传，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。从这两点看起来，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，是无疑的。古之上海文人，已尝概乎言之，曾出一联，索人属对。道：“三鸟害人鸦雀鸽”，“鸽”是彩票，雅号奖券，那时却称为“白鸽票”的。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。

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现状，是身处斗室之中，神驰宇宙之外，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，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，檐下放起爆竹，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；剑仙坐在书斋里，哼的一声，一道白光，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，不过飞剑还是回家，钻进原先的鼻孔去，因为下次还要用。这叫做千变万化，不离其宗。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，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，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还是“交家长严加管束”云。

“骨肉归于土，命也；若夫魂气，则无不之也，无不之也！”一个人变了鬼，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，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，请他住进去，阔气的还有打牌桌，鸦片盘。成仙，这变化是很大的，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，定要运动到“拔宅飞升”，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已，好依然的管家务，饲狗，喂鸡。

我们的古人，对于现状，实在也愿意有变化，承认其变化的。变鬼无法，成仙更佳，然而对于老家，却总是死也不肯放。